董宏猷《金唢呐》：一场酣畅淋漓的民间音乐盛宴

□高洪波

痛哉，宏猷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与亲爱的家人、朋友以及为之写作的少年儿童永别了……

——题 记

《金唢呐》是宏猷的遗作，也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讲的是向姓一家祖祖辈辈供养着的“金唢呐”如何传承下去的故事，穿插了孙子向大海的寻亲故事、父亲向大山热爱唢呐又放弃唢呐的曲折经历，还有爷爷向土地与湖南人称龙王爷的两位“唢呐王”的擂台比武……音乐的节律、泥土的气息、少数民族的风情以及各色人物的喜怒哀乐清晰饱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宏猷写作向来严肃认真，为写这部作品，他一定去了很多地方采风。我仿佛看到了宏猷如何在田间地头采撷音乐和劳动的浪花，如何观察、体验恩施地区丰富多彩的生活，又如何伏在案头将这些体验与观察变为文字，落在纸上。

这是一部畅快欢腾的音乐小说。《金唢呐》就像响器班子演奏的一场酣畅淋漓的民间音乐会。书中还原了乡间热闹的宴席场面。高亢嘹亮的唢呐和长号、锣鼓一起，奏响在乡间做寿、满月、结婚、丧礼等的酒席上。客来了，有客调；菜上了，有菜调；兴致高了，《小桃红》《年年寿》各种单曲、套曲轮番上演，有的欢快热烈，有的生动活泼，有的委婉柔和，有的悲哀凄凉，博得满堂喝彩，让我们在闹哄哄的民间而非庙堂，感受到独属于唢呐的魅力，聆听唢呐奏出生命的“元气”。除了唢呐，我们还能从书中看到《回娘家》《龙船调》《黄四姐》等民歌，看到传统与现代音乐的结合——电吉他演奏《龙船调》，体会土家族特有的音乐文化——哭嫁歌、薅草锣鼓、“撒叶儿嗬”，以及诸多山歌。音乐让人们的精神与情绪得以发扬和表达，比如女孩出嫁前唱响哭嫁歌，老人去世后齐跳“撒叶儿嗬”，老人做寿时吹响唢呐曲《年年寿》。在热闹中，一个个新的生命、一段段新的人生开始又落幕，彰显着朴拙洒脱、顺其自然、知足常乐的生命意识。

这是一部弘扬优秀传统的文化小说。《金唢呐》全书贯穿着一个文化命题：唢呐吹奏艺术还能传承下去吗？又应该怎么传承？唢呐是我国民间乐器，自明代以来广泛流传。随着现代西方乐器的引进，传统的民间乐器以及音乐文化似乎在逐渐式微。正是带着这样的思索和担忧，《金唢呐》一开篇就写到了唢呐与现代乐器萨克斯的“对弈”，继而写到小主人公向大海被吉他曲《妈妈的吻》感动，要学吉他而非唢呐的情节。可是，唢呐等传统乐器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它早已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在《金唢呐》中看到，萨克斯响起时，人们会驻足欣赏，然而唢呐响起时，人们就情不自禁地转身回头，拍手叫好，“笑着闹着跟着旋律唱了起来”；向大海纵然会被吉他曲《妈妈的吻》打动，也会下意识地拿起唢呐吹响。

在一定意义上，向大海吹响的唢呐不仅代表着鄂西山区独具特色和魅力的土家族文化，更指向了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以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金唢呐》还是一部借传统民间乐器探索传统文化之源的有深度的文化小说。探索的“渠道”，就是从民间丰富的音乐文化入手，从人们婚丧嫁娶、播种收获等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着手，从大量亲土、爱土、敬土的细节入手，发掘集体潜意识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土地间的亲密关系，最终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

这是一部讲述时代变迁的成长小说。《金唢呐》聚焦向大海的精神成长经历，从土家族村寨中几代人的生活变化，透视社会历史的大变革。从向土地到向大山，再到向大海，从这三代人的名字和人生轨迹上，即可看出少数民族地区由闭塞到开放、由贫穷到小康的今昔变化，看到整个大时代的文化变迁——由安土重迁到下海冒险，由农耕文明到商业文明，从保守走向开放。

但变迁绝不意味着断流，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以农耕文明为基，一直向前奔流着。于是，我们看到，向大山离开大山后又回到了大山，唱起了山歌，跳起了传统舞蹈；向大海则挥去了西方乐器的影响，重视自己的内心，认认真真跟爷爷学习吹唢呐。一曲《龙凤呈祥》响起，向大海也真正成长了，他知道，此生将与唢呐为伴，还将和唢呐一起登上更大的舞台。

曾听戏言，唢呐能从人来到世上，吹到人离开世上。如今，这一部《金唢呐》，亦如一曲婉转低回的挽歌，让我们对宏猷的思念，永远萦绕在心间。

你问我答

这里有直达名家名人的快速通道，汇集提炼大家的各种关心关切，让你从作品之外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创作经历，你若问，他就答。

本期话题：

范雨素：文学是枚回旋镖

□吴垠

本期嘉宾：范雨素

女，1973年出生，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人，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 2017年4月，她写了10万字的自传网络小说，是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其中，《我是范雨素》火爆网络并出版。

1 吴垠：这两天刷视频，看到人说，文学是一种慢性病，潜伏甚久，渐渐发作。但是，文学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青春期的躁动，不治自愈。那么，文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范雨素：文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许可以这么说，文学是我童年用纸叠成的回旋镖。我童年、少年时期看过的一本本文学书，如一枚枚“暗器”，在我历经沧桑、伤痕累累之后，趁我回首刹那，射中了我的眉心，在我的头上拼贴出“作家”两个字。

在上世纪8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的是文学。那时，我还是个孩童，跟在大人身边起哄，装模作样看了很多书。到了90年代，我也觉得生存是第一要务，要好好赚钱，衣锦还乡才是正事。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能力跟不上自己的野心。我生存能力差，只能将就养活自己。于是，在一个个疲倦的深夜，我就拼命回想少年时看过的书籍，用故事中一个个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后来，我参加了皮村文学小组。我刚参加学习时，学员不多，但张慧瑜老师并没有因为人少而放弃授课。我被慧瑜老师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陆陆续续交上了几篇作文。后来，意外地通过网络被很多读者知道。可以说，是文学小组成就了我，是童年大量的阅读给了我文学的滋养。这些阅读也使我对人生的处境以及为人处世有了别样的理解。阅览过书中大千世界，心灵也慢慢随之强大起来。

2 吴垠：每个人的认知都来源于其经历和阅读这句话看来是正确的？

范雨素：正确。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物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曾经看过好多博士写的返乡笔记。作为一个劳动人民，我看这些“返乡体文学”时，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们的写作中，大多带有一种俯视和哀其不幸的笔调。比如，有的作家认为农村青年超出自己的收入，在婚礼上奢侈消费，将之归因为虚荣心作祟，学城市青年的消费观。奢侈消费固然不值得提倡，但我觉得，这些乡村青年需要的只是“被看见、被尊重”。昔日的这些留守儿童，虽然现在长大了，但心里依然充满了被忽视的影响，他们要通过“被看见”来弥补童年的创伤。

3 吴垠：您喜欢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

范雨素：我的朋友，都是和我一样的家政工。我们经常一起聊天。他们靠每天辛苦劳动赚来的钱供孩子上学。我从我的朋友身上看到的，都是和野草一样生生不息的力量。所以，我喜欢作家王占黑的小说《空响炮》。作品讲述的是下岗工人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像野草一样生长的小人物。他们都是平民英雄。他们在逆境中谋生，乐观坚强。因为文学的缘故，我在两个世界里生活。一个是小说的想象空间，是个虚拟世界。我是虚拟世界的上帝。一个是现实世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在现实世界里，我是一个窘迫之人。但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一样，虽然不光鲜、不靓丽，但都是和野草一样有生命力的人。

书潭聚焦

作者：房伟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杭州鲁迅先生》

房伟最新的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选择了八篇跟“写作”以及“写作者之死”有关的小说，题材天上地下、内容古往今来，既有现代文学严肃的父亲——鲁迅，也有当代文学的浪漫骑士——王小波，还有网络时代的各路网文大神。以文学先贤为题付诸创作，可能是令每一位职业文学人都跃跃欲试的事情，只是，能有“研究——批评”的两套笔墨已经是困难重重，遑论“理论——创作”的双翼齐飞。《杭州鲁迅先生》不仅在虚构艺术的维度上颇为独到，更结合了学术研究者特有的法度。

作者：刘香河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五湖八荡》

作者刘香河所写的大抵是最普通的人与事，具有某种生长性和恒常感。里下河的湖荡、水鸟、馄饨、炒米、菱角等等，一一在作者笔下归拢，重新回到日常。刘香河是要把乡村的生命体验再次提取出来，成为鲜活的存在。这种写作是一个回归故园的过程，也是重塑乡土空间的过程。刘香河不是以线性的方式铺陈水乡历史，而是以空间的方式建构立体的乡土世界。那一段段充满诗意的横截面，既是原生态的生活，又构成了复杂多维的乡土空间，具有永恒的时空感。

作者：李洪华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江西当代文学史》

《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是近年来区域文学史书写的新收获，对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间的江西文学发展历程和创作状貌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梳理论述。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江西当代文学独特价值意义是该著作的突出特色。一方水土，一方人文，不同区域的地理物候产生不同的文人性情和文章风格。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bsc-gh@sina.com联系